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序

天祿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
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
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攷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
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鈔板與諸史並行之越
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烈
祖系出憲宗四世閒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
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編小觀其文物當時諸
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
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
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矧其閒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

跡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
虎視中原晉漢之君臣事惟謹顧獨拳拳於江淮小國
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
者久服唐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宋承五季
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馬元康胡
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
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
之旨者或有所攷而辨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
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
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
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八卷又
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
之不知劉仁瞻傳論甚明更無疑者何必他書然以陸
視馬令書雖少十餘卷而芟薙稗穢折衷諸家殊得史
氏家法如三主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
傳若宋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
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丘老而無子馬謂其有窺竊
之計因斷其嘗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全載從善傳馬
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蓋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
死於使周馬有肉臺盤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

敘事陸皆棄而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
有如柴克宏有陳杲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窗中人掌孫忌謁淮南王廟
事俱以怪誕獨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瞻無夫人五日
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無引翼行鳩刁彥能無
子衍孫約徐錯傳寥寥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
屠令堅之誓死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鄒延之不
草降書見殺段處常之面誚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征張義
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鎬高遠之料楚難守
陳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

疏陋可見而陸之史筆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爲政可作酒後談資耳及得陸
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稗官迥自懸別未可以
僞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
訓知詢知誨知諫徐主李章韋建孫勣康仁傑周彬夏
竇松許賢顏詡鄭元素姚景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
李德柔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賓
于潘賁羅穎正旭黃載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尙李家
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北僧張遇賢諸
祐劉澄劉從効閻王氏楚馬氏建國諸世系譜等共四
十九篇陸視馬書則益周鄒陳曙徐遊朱匡業申屠令

堅喬匡舜高遠廖居素張義方歐陽廣廖偃彭師鬻張
易龔慎儀郭廷謂陳起周惟簡鄭彥華仲寓御廚史守
冲段處常趙仁澤張雄陳褒浮圖契丹高麗等共二十
八篇陸又併徐主于李建勳傳李德明于鍾謨傳夏竦
松於劉洞傳李徵古於陳覺傳劉茂忠於申屠令堅傳
李家明於申漸高傳小長老北僧於浮圖傳張遇賢於
邊鎬傳凡合併九篇其若王會卽馬書王安因名犯南
漢祖諱改賜名會查文徵傳有李弘義卽馬書李仁達
五代史十國世家云元宗更其名曰弘義而孫忌張彥
卿李貽業卽馬書孫晟張彥能李夷業但譌一字耳大
都馬之所餘皆在可略陸之所增皆不可無者卽如馬

分義養義死等傳如徐溫一傳最爲可笑夫烈祖旣嘗
父事之矣置之列傳可乎使冠之首則徐李異姓千古
史冊無此義例劉彥貞壽州潰敗遂失江北之地朱令
質以軍貲數十萬一鼓盡之江上而唐社旋屋二人雖
脫身猶當顯誅以謝誤國之罪何得以辱義死至於潘
佑李元清之忠旣入誅死歸明與鍾謨劉承勳輩同列
豈不冤哉馬又謂後主誅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
細思量四人是指出元宗景遂景達景暹尤爲乖謬四人
蓋謂從鑑從謙從度從信耳世寧有稱父及諸父爲兄
弟之理乎宜務觀痛爲刪翦足稱此書一大快也胡震

南唐書箋注凡例

共十五條

一南唐書舊有胡恢陸游馬令三書恢書不傳惟陸馬二書傳於世陸書發凡起例簡略詳略可觀足繼遷固三主名紀儼然以正統歸之其識見較馬令超遠可與歐陽公五代史相匹非諸僞史可比也

一元人趙世延嘗命戚光纂金陵志始得陸書爲之音釋刊行予因輯纂金陵廣志亦取陸書而注之皆以其有關於金陵也

一興化李映碧先生曾注南唐書其本子不依陸書自爲更定實大同小異耳陸書以宋爲主李則欲

以南唐繼後唐不用宋朔予所注倣裴松之注三國意但依其本文不敢妄自紛更

一映碧先生注此書所見正史之外不多故所注寥寥予家舊有徐騎省集江南別錄南唐近事江南野史江南錄十國紀年九國志五代春秋等書皆李先生所未見者又冊府元龜玉海等書亦李先生未采者予皆彙注之又閱宋人說部書不下二百種有關於南唐者亦悉錄之較李先生所注爲
鑷備

一裴松之注三國歸道玄注水經有例存焉不宜廣收雜引予之注南唐也聊備見聞不敢妄遺古人

一字至筆削之權請俟之大手筆非予所敢僭也
一馬書胡震亨以爲正可作酒後談資耳以予觀之
令非史才所紀多稗官之類當與江南錄江南野
史諸書並行非放翁比也然瑣事多可考訂故以
爲注

一諸人陸書無傳見於他書者以其行事相類附注
於後

一冊府元龜所引五代史多僻居正本注中參用之
一異代人物如人習見習聞者可以不注如以爲淺
學寡識之人何以知之予應之曰淺學寡識之人
自不讀此故不爲此多費紙墨如千家詩注也

一陳霆唐餘紀傳及近人吳山賓李映碧王鍾仁輩俱以南唐爲正統謂宋宜直接南唐其說蓋本於元人楊維禎吳山賓作三唐編年譜錄於後

一嘉禾朱太史彝尊嘗欲注五代史予亦有志焉搜覓藏書有關五代者得百十種家難之後化爲雲煙此志未逮惟應屬之太史耳

一予注始於庚申成於乙亥前後十六年記初注時黃徵君俞邵見之以爲必傳今書成黃子已赴玉樓矣把卷爲之慨然

一列傳中西平王周本及其子建康子弘祚實予家二世三世祖也予家建康肇於此家譜與列傳同

予之注南唐書亦以存吾之所自出也
一郡縣山水地名倣三國裴注例不盡注
一武林吳任臣太史有十國春秋考究精詳箋注亦
多備予注多引用焉

康熙三十四年孟冬祥符周在浚耐龔識

南唐書注目錄

卷一

烈祖本紀

卷二

元宗本紀

卷三

後主本紀

卷四

宋齊王列傳

卷五

周徐查邊列傳

卷六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

卷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

卷八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

卷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

卷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

卷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

卷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

卷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

卷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

卷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

卷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

卷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

卷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

南唐書注目錄

南唐書注卷一

嘉 叢書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烈祖本紀第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

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馬今南唐書

鄭文寶江表志曰有唐疏屬鄭王房之枝也馬令

南唐書曰恪先主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留青節

度使李師古死弟師道丐符節詔恪為鄆州大都督平

盧軍儒青等節度使以師道為留後不出閣長慶元年

堯無子以宗室子嗣史亡其名後有李超者或以為建

王後懿傳時宗室世遠與異姓之臣雜仕至流落民間

通鑑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居正五代史並云知

詰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

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

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

遂祖吳王恪與建王恪為二人吳王恪太宗子建王恪憲

按吳王恪與建王恪為二人吳王恪太宗子建王恪憲

宗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

生榮歐陽修五代史曰世本微賤榮性謹厚喜從浮屠

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龍衮江南野史曰先主唐

授署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結

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

少康一旅之眾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韶眾甚盛

欲因之以成大舉往說韶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

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所所有自料以高祖大

宗之遺德宗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

夙願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

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遇韶感其言於是從之

遂率眾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豫梁間眾至數千

人行密因自帥師攻之數敗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

日生於彭城吳任臣十國春秋注曰相傳先主家有赤

赤蛇在實中大驚已而蛇走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

先主母楊下未幾孕生先主

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唐餘紀傳曰未幾母劉氏卒先主託跡於濠梁

之開元寺玉壺清話曰家貧二姊為尼一統志曰龍鳳輒在舊府城開元寺南唐主李昇微時嘗寓寺中

故寺有潛龍殿而輒向存鳳陽府志曰潛龍殿在莊臺寺南唐主李昇微時嘗寓寺中故名昇徐州李氏子

流寓於濠揚行密取濠州得之方八歲莊臺即今開元寺亦名都道場潛龍殿有龍鳳輒花階皆昇潛號時

外昇又云乾明寺在清流門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

行密五代史曰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

以為盜見獲刺史鄭堅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

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何所欲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問行密何所欲

行密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鄭幼復棄城走行密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鄭幼復棄城走行密

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

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擊行密反兵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擊行密反兵

陽敗棄城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

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
兵向城哭三日攻其四門彥及師鐸奔於東塘行密遂
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
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
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
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
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
新集之眾守空城而諸將多驍勇人非有厚恩素信力
制而心服之也今僞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
因強弱擇焉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駢之舊將必不
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驍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
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
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
以并其眾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兵數千已而係
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攻海陵襲
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
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
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
入廣陵也召他州刺史趙鐸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鐸失
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此可取也
行密乃引兵攻鐸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鐸棄城
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

觀察使行密遣田頴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州
潤州二年取餘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白逐行密
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
其眾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頴劉威等遇之
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口備來氣銳而兵多
蓋其鋒不可當而劉威亦日背城堅柵可以久敵之
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
之被擒以爲然久之儒見威日聞公爲此策以敗我
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敗兵數千以早衣蒙甲
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
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密以田頴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
附分遣頴等攻掠白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政
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充州朱瑾奔於行密初瑾爲
梁所攻求救於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
因與俱奔行密行密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
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兵皆江淮人輕弱得瑾勁騎
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龐師古走追至淝河
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
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
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頴

戰於曷山引鐸敗將入於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
謂引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於海
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引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
其軍以引鐸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引鐸為昇州
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宣諭使李儼拜行密為昇州
神福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訥封吳王三年以李
於梁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
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
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召神福以討顏頤遣其將
李神福妻于歸於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顏頤遣其將
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
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
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顏頤執神福子
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於吉陽行密
別遣臺彖擊顏頤敗死初顏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
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
制顏欲除之未發天福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
而圖之再思召顏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解兵
顏恨之顏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顏求賂而獄吏
亦有求顏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
之亦反焚東塘以震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

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
伏兵遂引軍卻而伏兵果發迫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
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潯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
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梁志誠善射皆
爲第一而仁義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梁之
一瑾梁之十不當仁義之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
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
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行密執仁義斬於廣陵
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愈固聽之去城可取也
將請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之去城可取也
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之復入則城愈固聽之去城可取也
疑奔於行密十一月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日與陵家廟
立博僧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日與陵家廟
記休寧縣東數十步有吳王楊行密疑冢刺史陶雅奉
遺命所作相傳縣堂下小石臺是以爲見而奇之養以
吳太子墓者誤也孤翁仲石羊夾道
爲子五代史曰昇少孤流寓濠州楊行密攻濠州得
方類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爲己子江南野史曰榮
被族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
故乞收養爲徒弟後行密行密長子渥長子惡帝不
大將徐溫歸爲己子

以爲兄弟行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

鹽爲盜從楊行密起合觀以功遷右衛指揮使行密病

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

嫡嗣必去有姦人爲謀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

泣謝溫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動

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

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

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卒渥嗣立殺

存案上急取遺之渥見溫使者乃行密卒渥嗣立殺

隱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城以渥腹心陳

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衙兵召璠等爲東

院馬軍以自衛而溫顯共惡璠等侵權因擁衛兵入拽

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心璠未幾溫顯益不白安其

遣羣盜入寢中殺渥立渥弟隆演未幾溫又殺顯及紇

祥等歸以弑渥罪溫專政隆演備位而已遷行軍司馬

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齊國公兼浙西

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歙池黃六州爲齊國城

昇州建大都督府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

而大政溫遙決之溫喜爲智許尤得吳人初隨行密

破趙鏐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粥食飢者溫

請降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

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
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帝位未許
溫病卒追贈齊王諡曰武烈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
祖受禪諡武皇帝廟號義祖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
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五代史曰陽
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李吳蜀後主實錄云唐
嗣辟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
淮為徐溫養子吳越簡史云知誥本潘氏湖州安吉
人父為安古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知
誥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識
云東海鯉魚飛上天知誥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
以應識劉恕十國紀年云知誥復姓附會李氏吳越
與唐誓亦非實錄知誥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其曾祖
超祖志乃與義祖少孤為義祖所知皆附會也陳彭年
江南別錄曰烈祖少孤為義祖所知皆附會也陳彭年
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為人引臨大
水中黃龍數十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夢為人引臨大
烈祖有古丈夫冠服如義祖嘗夢立大水之中有黃龍無
數旁有古丈夫冠服如義祖嘗夢立大水之中有黃龍無
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帝事溫盡子道
捉得一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為子

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出家為尼出少孤有姨

與溫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姨往來溫妻以其同宗憐其

明慧收為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詰江南別錄曰其

烈祖從義祖征伐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義祖

驚曰爾在此耶烈祖泣曰為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

而歸母之常也由是愛之江南野史曰先主十餘

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凡食邑采地夏秋

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綴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

先主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縉匹之數無不知其費

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膺醢饌餽蒸賓客從吏之費費

槩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媵寒煖衣御純綺幣帛高下下

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詩話類編曰先下

主為徐溫養子年九歲作詠鐘詩有主人若肯勤挑撥

肯向尊前不盡心之句溫及長身長七尺方額隆準修

賞歎遂不以羣兒偶之溫及長身長七尺方額隆準修

上短下語聲如鐘王壺清話曰李主其音如鐘當泛舟

聲指畫出數百精采鑠人江南野史曰姿貌瑰特目瞬

夫外兩岸皆聞精采鑠人如電語言厚重望之攝人與

語可愛江南別錄曰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常緩步而

可以非理犯五代史曰為人溫厚有謀

從者疾行莫能及馬書曰相工云溫有疾與其婦晨夜

侍旁不去江南野史曰烈祖娶婦能柔順溫嘗臥疾唯

夜聞營效乃率婦同往數四溫聞人至問為誰對曰知

詰在斯又問彼更何人對曰知詰婦溫見其篤於孝日知

汝雖異族吾無親疎先主聞之益謹未幾溫愈婦病卒

溫感歎久之五國故事曰溫常入觀泊知詰第侍奉

彌謹初更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汝自知詰溫因遣

其休息知詰不復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與政事不

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知詰乃退及溫中夕而與又見

一女子侍之問之曰知詰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溫謂

諸子曰事在二哥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詰雋傑

矣改輩當善事之江南野史曰溫之嫡子皆好騎田獵

諸將子皆不逮也江南野史曰溫之嫡子皆好騎田獵

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太平寰宇記曰

江寧置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樓船指揮使治戰艦於昇

昇州五代史曰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江南野史

舟兵屯金陵六

征討疑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
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為偏將九年副柴再用平

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乃忠武王舊將有大功以溫自

牙將秉政不平對使者有忿辭乾元二年溫以淮南節

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

揮柴再用將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徐知誥為之副

遇不受代收之踰月不克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溫執

至城下示之其子號號求生遇不忍開門諸降時江淮

溫使再用斬之夷其族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

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

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

好施無所愛吝五代史曰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稱譽之以

宋齊王令謀王翊王論議曾禹張治孫飭徐融為賓

客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

昇州老學菴筆記曰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環塹重復皆可

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元張
鉉金陵新志曰建康舊府城周二十五里四十四步上
闕二丈五尺下闕三丈五尺高三丈五尺內臥羊城闕
四丈一尺皆揚吳順義中所築也六朝舊城在北去秦
淮五里故淮上皆吳塘是也至吳王楊博時徐溫改築稍
立欄前史所謂欄塘是也吳王楊博時徐溫改築稍
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城在西隅據石城岡阜之脊
其南接長干山勢又有伏龜樓在城上東南隔宋開寶
以來城皆因之按知諸所築城凡六朝宮城近南接
青谿水於內外贊秦惟於城中西據石頭爲二門南接
長干東以白下門爲限北以玄武橋爲限所跨水皆昔
所鑿城壕也有上下水門通淮水出入顧起元客座
贅語曰南唐高城南止於長干橋蓋其形局前倚雨花
臺後枕雞籠山東望鍾山西帶冶城石頭四顧山巒無
不攢簇中間最爲方幅內橋以南大衛直達鎮淮橋與
南門諸司庶府拱夾左右垣局翼然當時建國規模亦
不苟矣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
馬書曰溫聞知諸理昇州有善政往視而以帝爲檢校
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五代史曰知
太保潤州團練使馬書曰帝本意在宣州諸屢求宣州

溫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

州驕淫失眾江南野史曰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

多所不道資治通鑑曰知訓嘗泛舟蜀河王先起知

訓以彈彈之又當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恃慢王懼

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宋齊王納

逐之不及以鐵槓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

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正私勸烈祖曰宋齊

項羽之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謂失職左遷惟

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

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

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

不一夕而可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

度歲月其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當非

吾子無所聞之中十五年朱瑾江南野史曰瑾為人悍

夕促駕而之官

屬朱梁繁逆瑾為邵守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

兄瑛以別郡先降梁祖視討瑾乃遣瑛於城下諭令歸

順瑾大怒乃偽開壁請與兄語遂飛刃刺殺瑛梁祖悅

歎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慈

哥雁顧府曰瑾兵野殺知訓五代史補曰瑾之奔淮南
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殺知訓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南
待加於諸將瑾感一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
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
長恨無人陣馬今生矣及寤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
臥未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
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離傳未嘗不得力
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
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復與張鎰爭權襲殺鎰自是事無
大行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
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
居常族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
為五代史曰瑾宋州下邑人僖宗時拜泰寧節度使後
部統同平章事行密死僱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
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
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
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
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
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拜知訓方答拜瑾以
笏擊之伏兵白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以
知訓入釋馬使相踉蹌鳴故外人莫聞瑾攜其首馳示隆

寅日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我敢知遠起入
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瑾
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
馬書曰知訓溫長子估溫權勢多不法溫出鎮潤州留
知訓輔政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勅僑嘗飲酒樓
上命倭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勅衣髮髻爲
蒼鵲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媿且泣左右扶
隆演起去知訓追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梁知訓求
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年長不足接貴人俟求少
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行殺德誠不與有隙
妻爾初學兵於朱瑾力教之後求馬於瑾瑾不與有隙
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別且願獻前馬
不問俄出瑾爲靜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蹄遂
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蹄遂
斬知訓五國故事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蹄遂
宮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
客通取其所佩絛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顧衛之一日
楊氏會鞠於廣陽知訓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洩且慮瑾爲
搢知訓曰那日絛巾知訓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洩且慮瑾爲
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歷陽瑾知知訓知事洩且慮瑾爲
計密有圖知訓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暑瑾以水徧灑
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

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
擊殺之截其首入見楊氏同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
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納遂踰城出因置折足乃
自刎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青箱雜記曰徐溫
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刷骨朵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
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
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馬仁裕白蒜山渡馳告帝
殺焉則未蒜不及秋之應也
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瑾殺
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又廣陵戊午知訓親吏
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詰知詰即日帥兵入揚州撫
定吏民徐鉉江南錄無日但云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
渡至廣陵會瑾白殺因撫定其眾楊勣相去至近豈得
越四日方爾聞變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
當以江南錄為是
外馬步都軍副使為江南別錄曰知訓待列祖甚特每呼
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馬書曰知
訓死溫意謂州預謀就知訓解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
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冠冕正座皆置其名
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詰因得疏其罪由口口外全

活甚眾死者猶數家溫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
愈他人因留輔政宋齊王曰潤州之命果天贊也陶
岳五代史補曰朱瑾死後解甲去備以待溫至溫喜
資治通鑑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
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
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通鑑副使下有通判府事
字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五國故事曰知
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徐溫常入覲知誥
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入覲無
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為始乃命溫悉去兵仗而
入資治通鑑曰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待
功不服知誥陽於便殿通起居退而自効詔吳王建國
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吳王建國
五代史曰吳王名隆演字鴻源太祖第二子初名瀛又
名謂建國稱吳王二年殂追尊高祖宣皇帝資治通
鑑曰嚴可求常說徐溫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
今朱李方爭朱氏曰袁李氏曰建吳國以繫民望至是溫帥
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至是溫帥
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下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
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馬書改元乾貞建宗廟社稷遣
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嚴用丑改諡忠

武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
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
曰吳宣王即尊位列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
祖不欲自尊乃以左僕射參政事王肅清詒曰明年
建吳國以主為左僕射參大政於是百姓始得息肩
四境雖定惟越人為梗主不欲廣武專務安戢遂許
好戰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所產公私同之戰屢吏罷
橫斂中外之情翕然倚附雖剛鷲很復者率亦馴擾所
統僅三十餘州為太平之世者廿年置延賓亭待四方
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置之漂泛羈遊
者隨才而用之指紳之後窮不能婚葬者皆畢之義父
溫雖鎮金陵凡朝政但聽大綱而已臺閣庶政皆主決
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九國志曰楊渭建國以昇為左
僕射按五國故事以知訓為政事僕射非乘剝亂後曾
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訓資治通鑑曰知誥悉反知
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以吳主命悉鑄天祐十
三年以前通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
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
馬書曰知誥秉政起延賓亭待四方之士九國志

日吳王楷吳國建還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嗣之後官
失其守譜牒靡散甲簿姪履眞偽相蒙潛雍容款接生
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爲得知諸相吳口論有
清之力也或亡失官牒才無可用者多廩給之江南
野史曰乃治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正爲
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困居休沐
之暇親與之宴飲訪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
原多故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
資之既至廩以爵祿故北人士人向風溫雖遙執國政
而人情頗已歸屬於帝江表志曰溫爲丞相封齊王出
而人情頗已歸屬於帝江表志曰溫爲丞相封齊王出
帝沈幾遠略莫知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儉素無所
歟弱內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數年才及弱冠躬
秉大權揚都浩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帝之才及弱冠
南別錄曰時諸國交兵江淮爲最盛烈祖增修法度人
獲以安識者歸心焉馬書曰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
詰以王府兵會戰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
疾不能治軍知詰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
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吳越爲梗因此請平兵
賊有徐玠者爲溫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密說溫

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他姓請更用嫡子知詢資治通鑑曰吳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有疾知諾恐其言及繼嗣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溫請以所生子為嗣又溫子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兄知諾非徐氏子數請代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資治通鑑曰知諾請旗幟鎧仗驍敗卒而東襲取蘄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爾言也遂引還吳宣王卒弟溥立加知諾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表未上而溫疾亟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諾領節度使遂止溫卒江州別錄曰其夕宋齊王與術士劉通微同義祖祖義祖晚年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蹢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效而絕數釣磯立談曰通微聞鼓聲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釣磯立談曰通微聞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歟夕未曙捷步至日義祖死矣金陵新志曰天咸二年十月吳徐溫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知諾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嚴可求徐升亦屢勸焉陳夫人曰知諾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

不已溫欲勸吳王稱帝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
執政知詢草表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凶問至
乃止知詢亟歸金陵五國故事曰徐溫好被白袍知
詰每遇溫生日必獻或詔溫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
斥之謂溫曰令公忠孝一旦或詔朕之知詰慮溫急於
乃玷垣赫之名願無聽邪言溫亦然之知詰慮溫急於
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嗣故為是言內謀知詢嗣為金
其家外謀其國勞心設慮數倍曹馬矣知詢嗣為金
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資治通鑑曰知詰
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
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召知詰諸金陵除父
溫喪知詰稱吳王命不許也知詢別錄曰知詢暗懦待
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輪誠於烈祖烈祖知詢內為諸弟
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義祖喪將終遣帝乃使
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表十餘上而讓皇不允帝乃使
人誘之來朝留為左五代史統軍悉奪其兵馬書曰溫
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以己控強兵居重地
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
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
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為人子而不親臨反

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
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
親吏嘗僞款烈祖時得烈祖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
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
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遂斬廷望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
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望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
後數歲復起爲閬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
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願望移鎮江
西卒於任資治通鑑曰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
知諫卒以諸海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
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召知詢入朝知諫預知其
謀何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知詢心如此我亦無憾
然子武義初授閬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庖人請酒二
斗淹蠟知諫笑謂曰螳螂小戶給五升醉矣自是州人
以爲知物能皆憚之資治通鑑曰知詢待諸弟薄諸
弟皆怨之徐玠知詢之資治通鑑曰知詢待諸弟薄諸
王繆遺之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
嫌乘用之知詢使客周廷望說知詢以龍鳳知詢不以爲
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
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諫亦以知
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待中有不臣之事宜

重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謙入朝詔留爲統
軍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詔自是
始專吳政五國故事曰知謙給知詢以楊氏將申輔
相之命使其入朝知詢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知謙
之第且不得見知詢詰之知謙曰吾兄爲政暴急上知
之將加譴責待罪於私第尙恐未暇況欲見乎知詢由
是悔入覲尋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
處環衛之列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
馬書曰吳主儋帝號知謙屢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
中外諸軍事封陽公改封豫章公又封東海郡王
南唐近事曰上以諸將跋扈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
變其髭鬚一夕成霜將資治通鑑曰知謙作禮賢院於
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談議時事以國中
水火屢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
樂器焚之廣金陵新城周圍二十里會大火知謙疑有變
勒兵自備金陵新志曰宋齊王勸知謙徙吳主都金
陵知謙乃吳帝命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
營宮城
子制度改名誥資治通鑑曰吳加中書令徐知謙尙父
以昇潤宣池欸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知謙辭丞相
尙父殊禮不受又曰長興元年十月徐知謙以其長

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二年十一月吳
中書令徐知誥表稱鎮金陵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
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
溫故事以子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
章事王令謀爲左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王爲右
射兼中書侍郎兼內樞使以佐景通清泰元年十月吳
主加徐知誥大司徒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十一月
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鎮海寧
國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事諸軍通還金陵爲鎮
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
射參知政事徐知誥留江都輔政二年吳加景遷同平
左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
鹽鐵三月吳徐知誥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
帥都統判官宋齊王景通爲太尉副元
馬六個月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病罷以其弟景遂
代行爲門下侍郎參政事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知
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十二月辛丑吳主詔齊王知
本誥知誥勸進於時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
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天福二年知誥始建太廟社
稷改金陵爲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

馬宋齊正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
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制戊子吳主又使
宜陽王琰如西都冊命受冊赦境內冊王如曰王后天
福二年二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周辭不受
追尊考忠武王曰太祖武王妣明德
太如李氏曰玉太后王申更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於我五代史曰冬十月吳

位於齊王馬書曰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瑑奉

皇璽綬王江南別錄曰受禪日白雀見於庭江西楊化

為李信州李生連理初吳武王諱行密謂甲申即皇帝

杏為甜梅及是復呼為杏父老有泣下者甲申即皇帝

位改吳天祚二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資治通鑑曰吳

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八月吳主下詔禪位

於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九月丙寅吳王命

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

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時吳內樞使王令謀老

病無齒或勸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

疾亟力勸誥受禪未幾卒南唐近事曰烈祖將禪讓

之一日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善夜夢人引劍斷吾頸意惡

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五國故事曰知誥嘗

一日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諸曰夜夢不吉以是為憂耳
夫人曰夢無凶吉在人諷之耳有善諷者請召之庶解
憂慮知詰因出廳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曰我昨夜
夢過順天府俄而仆地非凶耶宗亟拜賀曰此明公宜
令人策立也知諸大悅由是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
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禪位之心矣吳帝加
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盡楊氏一朝然後受
禪又不許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姓李氏名昇追尊四廟
時又有謠曰江北楊花無了期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
結子可憐在江北楊花無了期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
元開國時廣陵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
懸一木魚為鯉魚形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
梁鯉魚始驚人又曰橫排三十六條鱗個個圓如紫磨
眞為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類此者凡數章
時人莫曉後徐知諸復李氏荒忽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
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史狂僧見之因不復尋矣又
十餘年逮主來為昇州刺史狂僧見之因不復尋矣又
日天祐中童謠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育於徐氏也
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帝為高尙思玄弘古讓

皇帝通鑑作讓皇無帝字五國故事作上冊稱受禪老
高尙思玄崇古讓皇帝以弘為崇

臣誥江南別錄曰李德誠周本皆楊氏舊老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資治通鑑曰讓皇宮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改東宮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追尊考溫為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

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徐鉉張居詠制曰門齒出將入相所以任賢也尊師重傅所以尚齒也況乎擇藩屏之寄膺輔導之求高步承華誕揚師訓克堪其選我有元焉某負貞幹之才稟純厚之德亟更庶尹歷事累朝昇元始基賴其獻納故陟鸞臺之位爰立作相保大踰歲藉其綏懷故委龍節之權受朕之社懋乃嘉績叶於朕心殿邦政成輯瑞來觀方圖位著爰得僉諾而昔自故相已嘗為保重煩善於其職克繼來躋可不典章斯在噫昔者叔孫疏廣善於其職克繼來躋可不慎哉勉著嘉猷以副時望可六朝事蹟載居詠墓石頭城北碑額云大唐順天翊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張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懿公神道碑朱銑書

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

五代史吳世家天祚三年知詰建齊國立左右

丞相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

改尙書省爲尙書都省東都尙書省

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朗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

江王知鐸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瑋爲弘農郡公辛卯降

吳建安王琪

按吳王溥稱帝立子璘爲江夏王

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

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

吳公主爲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

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

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諡曰靈以禮改

葬

資治通鑑曰濛吳王隆演次弟封廬江縣公見徐溫

出爲楚州團練使隆演卒溫忌濛前言越次立其弟溥

徙舒州溥稱帝立爲常山王又徙封臨川知詰將篡遣

人告漢藏匿亡命擅造兵符降封厯陽公幽於和州命
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監之濛殺宏詣周本為太子
祚所執被殺詰遣使稱博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背逆
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綜殺濛妻子詰罪綜貶池州
第五國故事曰行密四子涯謂悉襲偽位濛第十六溥
第十七溥長於弓馬徐氏忌之故不立而終構其罪自
臨川王廢為厯陽公幽於厯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
守者馳赴廬江詣周本本為濛之婦翁也本之子祚閉
門不納本問之曰我家郎君何以不見祚不答因執濛
告之於外濛因殺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家於江中
九國志吳楊濛字志龍行密第四子天祐中領廬州團
練使謂濛襲位封廬江郡公持節冊徐溫大丞相溫見之
謂左右曰此兒膽願特異恐難其下因請為楚州
團練使謂親濛之文武官拜送於路觀者美之戊申

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
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
院丙辰追冊故妃衛國君楊氏為順妃丁巳追封長子
當作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為
太子

清訟院立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為上饒郡公景邁

為桂陽郡公景逸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

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

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升東

都海陵縣為泰州江以南錄曰李昇天福二年丁酉十二

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五代史曰

聖季興子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

歸寧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

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

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馬殷為之請命於唐而從誨亦

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

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

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

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

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

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

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
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為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
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鄧州為蜀郡高祖
不許契丹藏晉高祖乞鄧州為屬漢高祖人閒道奉表勸
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鄧州為屬漢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
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鄧州高祖祭酒田敏使於楚
攻鄧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
假道荆南從誨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
殫意欲以誨敏為言杜重威悉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
之鎮州未嘗以誨敏為言杜重威悉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
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子之漢有所議不從誨不悅敏以印
騎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諸侯章曰在上不
大屈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越為小國自吳稱帝以
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
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誨或發
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
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
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白
求鄧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通朝貢乾祐元年十
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雖五代史補曰高
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

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
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
張氏自隨一旦事敗驚而竄遇夜誤入深淵中時張
氏方姬行陸季興恐為所果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
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
妾遂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
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
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五代史曰王諱元瓘武肅
實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自越兵攻之頔每戰敗歸
即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出語左右曰今日
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錢臥病召諸大
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
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
之瓘乃出完備數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瓘卒
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告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銓辭萬忠等攻
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
其國相沈崧置擇院選吳中文字錄用之然性猶奢
惜好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處
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

穆

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國君

諡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

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

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歲

晉高祖石敬瑭天福二年馬書是年周本卒帝輟朝一日食不舉樂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

按晉本志

作正月戊申朔通鑑作己酉用南唐麻也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卽位

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王

成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卽位夏五月讓皇屢請

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

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己

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卽位五代史曰龔初

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妒聞之怒拔劍而

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憐龔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

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龔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

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龔亦辟王府諮議

參軍隱鎮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代立乾化二年除清

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

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

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

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顓桂州劉士政邕州

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

上其弟光睦據潮州于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

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

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

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

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

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龔

取容管遂巨昭又取邕管隱龔白梁初受封爵稟正朔

而已貞明三年龔卽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

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

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

趙光胤兵部尚書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
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
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龔
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剗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
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
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
境內或國號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
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
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
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
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
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
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喜又
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以
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
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
刺史是歲雲南驛信鄭孚遣使致朱髮白馬以求婚使
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變兼理賜金錦袍虎紋綾攀
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潭昭潭好
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
女增城縣主妻孚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
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

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漢書載
劉氏者龔也龔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嚴
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
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
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為巨
輪於岸上築隄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
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三年遣將李守鄺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
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僞廷今反
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顓子也克貞又
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
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寶攻延藝寶戰死五年封子
羅樞為王龔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王洪寶王洪昌王洪
錫齊王洪邈高王洪博同王洪鎮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
息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洪九遣將軍孫德誠
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洪九遣將軍孫德誠
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公義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立廷
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義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立廷
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義逆戰海口植
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下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者
皆獲洪操戰死龔收餘眾而還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
諡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日爲漢先主名嚴後名襲其先上蔡人徙閬之仙遊復
遣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鑿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
卽嚴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亂藩鎮不受代而辟王知
柔以石門扈唐授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
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嚴代其任初
嚴之正母韋氏頗如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取其兒
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
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爲己子梁朝命冊南平
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
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中外震懼
會有臣王宏欲說嚴乃以白虹爲白龍見上賦以賀之
嚴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襲謙初爲封州刺史而其母
段氏生嚴有相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惟少者貴耳
又嚴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
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脍之故有湯鑊鐵
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
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鑊鋸互作血肉齊飛腥
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嚴之骨吻必垂涎及頭
領若喙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
引罪人而退蓋妖蜚毒能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嚴暴
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
極環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檐檼榱桷亦皆

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珍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嚴親書其榜其餘宮殿室宇悉同之每引領行商以示奢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亦疏乎嚴末年乃天福王寅歲是歲夏四月遊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未幾而殂焉嚴既卒子玢嗣位是爲賜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觥進因而甲寅從讓皇居丹陽殺之於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而甲寅從讓皇居丹陽宮馬書曰以王與爲浙江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嚴兵守之江南野史曰吳主恭默勞謙爲一日謂左右曰孤克己雖勤然爲徐氏制取名存實喪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歸乎遂泣下數行宋齊王問之乃語先主議遷都金陵吳主旣半數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禪位按諸書所載皆禪位後方徙丹陽宮野史

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

辰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

升池州爲康化軍馬書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爲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爲中書令康化軍

節度使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

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正爲平章事八月戊寅升洪州
瀟灘鎮爲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棕盧古來
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
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馬書作銅駝橋
音釋曰卽今金陵城東十里銅橋據五代史金陵志駝
衍文按銅橋在江南江寧府江寧縣去上方橋半里
橋昨爲明太十二月辛丑讓皇殂通鑑考異曰韓史唐
祖大教場
年以幽卒勳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博能安運授終
不羅慕殺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唐人執讓皇事
不可明今但云卒陳憲唐餘紀傳曰讓皇徒居丹陽
宮是歲冬使命至徒所讓皇方誦佛書於樓使者趨前
讓皇以香盤鄭之俄報卒江表志曰讓皇造於泰州
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五國故事曰營室於茅山
使賜形笏加官卽日而終五國故事曰營室於茅山
遷博居之及將遇弒使者前趨俄而見害又曰讓皇遷
於泰州永寧宮常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
夢一場吳苑宮闕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厚疑遠岫

然千點雨滿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
細思量按五國故事少前四句遠岫作楚岫孤舟作吳
江回首作端坐馬書載此詩謂是李後主渡江望石城
作又引兄弟四人為元宗景遂景達景通以父叔輩為
兄弟尤為乖謬江表志為鄭文寶作文寶化詔不視朝
南唐校馬令為切當以江表志讓皇為是

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馬書曰命有司供具是

歲徙吳王璟為齊王馬書是年以虔州李章鎮廬州神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

姓李氏不許資治通鑑曰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

徐氏下其癸亥右丞相齊王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

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

王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

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馬書載帝詔曰朕

夙夜祗畏常恐弗類刑迺徵號用場廬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徵號禮詔曰迺者干戈

相尋地第而不執桑殞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民

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馬書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

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蠶桑隕而弗蠶衣食

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

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戲仁不二月乙亥改太

異遠化無世通其務宣流以稱朕意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復姓馬書帝復

姓在按五代史二年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

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

事委宋齊王資治通鑑曰詔國詳決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

詔以墨縗聽政資治通鑑曰江王知澄饒王知諤請以

公王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喪唐主又以歷十九

年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

文德已五十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曰

年矣乃從之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

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

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五代史曰孟昶知祥

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病昶監國知祥為東川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為東川節度

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

曰今強侯羗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

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

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焚或犯積

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

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為鶡首之次鶡首

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

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

見蜀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

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為房中之術多

采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

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宜用清流

秘歎曰何不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
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係伏伽上書言事皆
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
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
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
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
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綱疾不拜及問仁罕死遽釋杖
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
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側乃用以為相業兼
判度支置獄於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怒回趙廷
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
隱相次致仕由是故臣舊將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
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於太原中國
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
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
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於昶昶遣張虔鈞出
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援思綰昶相
毋昭裔切諫以為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
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思綰景崇虔鈞等皆罷歸而
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眾昶與翰林使王藻謀
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昶怒之
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搯藻斬之十二年遣吏部

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珪襄王弟仁毅夔王仁贊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白秦州昶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昶周師來伐歟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使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休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休召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休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成勢鳳復入於周和權分遣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成宮處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皆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氏而嫁之謂之驚婚焉昶之幼年有日者周玄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且愛之知祥不聽后又遣玄豹同昶於戲廟之從車也嘗在井門累從征伐備懋艱難由積慶公主之從車也嘗在井門累從征伐備懋艱難由是頗務慈儉戒昶以固福壽為懷而昶亦能樂之寢處惟紫羅帷紫碧綾帷而己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惟容恕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

玄鑒孔昭及歸皇朝終吉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行禍
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轡自馬至地
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
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
日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
簾環結珠香囊至於四角香聞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
昶出外則以其輿輦崇飾奢麗居常由內惟銅裝朱漆
小輦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毬馬而久不按習亦
后禮重遂不乘馬內廐惟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按習亦
不堪乘跨其餘名馬迫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
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王五代史作
孝平皇帝唐餘配崔氏曰平貞妃五代史作祖志曰惠
紀傳作孝皇
宗孝安王五代史作孝安皇帝配盧氏曰安莊妃五代史
安莊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
皇后考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金陵志曰

在今乾明寺資治通鑑曰詔百官議二祚台享禮宋
齊王等議以義祖居七屋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
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
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
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曷非義祖有功于辛巳有事
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
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馬書曰詔公卿
張居詠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
忌請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
配上帝蓋得之也今國家廟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
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園丘以孝德配上帝
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
去奏可司徒齊王請依春秋節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駿
日按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
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王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
兩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朕
以輕鈔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祿加畏焉於嘻爾公爾
侯各揚厥職不供乃事國有常典江南野史曰是時
上旬月當三更沒而升增之際皎大赦百官進位將士
然如日禮畢而落計月延三刻云

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

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

春明退朝錄曰

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畝半以充瘠薄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弗

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

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

馬書曰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聰明自民魯

以麟削葬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戊子進封李德誠趙

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

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王

使左武衛上將軍沈範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

南郊作北郊於玄武湖西

金陵志玄武湖在縣西北七里周迴四十里東西兩派下

水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灌田一百頃徐爰釋

問云湖本桑泊晉元帝太興初為北湖宋築堤南抵西

曉以辨舟師也又京都記云從北湖望鍾山似宮亭湖
望唐岳也按宋元嘉二十三年梁隄以堰水為池與地
志云齊武帝理水軍於此池中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
覆舟山詩云南瞻諸胥館北瞻昆明池即此其湖通後
苑又於湖側作大寶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經歷
宮殿紫流迴轉不捨晝夜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湖內故
改為玄獎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
武湖也
於鍾山金陵志鍾山在金陵城東北東連青龍山西接
青谿南有鍾浦北接鍾亭山周迴六十里高一
百五十八丈諸葛亮對吳大帝云鍾山龍
蟠即此又名蔣山紫金山聖遊山北山
命有司作昇
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閏七
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馬書是年二月池州楊
瑋卒以統軍王彥濤為
康化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八月鄂州張
宣卒以湖州留後王興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為
鎮海軍節度使
留後冬十月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

頒中正厯厯官陳承勳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

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

升祿五代春秋曰五年五月安州李

金全叛附於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李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趙王李德誠卒

馬書以宣州徐玠代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

尚書事璟固讓從之

資治通鑑曰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

事昇揚二州牧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

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熒惑填歲星聚於

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

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曆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

乙巳詔幸東都

資治通鑑曰衛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幸江都王壺清話曰冬

十月主巡幸東都宴故老於舊宅帝撫慰勞勳臣義士之墓親設祭誅決因繫踰月而歸時貢條未備士有仗策獻文稍可采錄者委平章事張命齊王璟監國庚延翰收試院量才擢用皆得其職

戊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路振九國志曰楊

土王叢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即為皇道鑾輿所止并邑皆為赤縣按白沙古楊子縣

地今為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泣然流涕

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

侍郎柳兢質唐餘紀傳作柳兢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

於崇德宮故第也馬書曰存省故老宴於故宅以廳事為光慶殿庚

辰改東都文明殿為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

為垂拱殿朝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

英殿為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興

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金陵志又存玉燭殿

唐宋行宮在今內橋直對鎮淮爲御街顧起元客座

黃諸口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

妃巷是其地相傳內橋爲宮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

在此地改內橋爲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

步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娃娃橋有

石嵌古河遺蹟西虹在盧妃巷大街穿人家屋而北達

盧妃巷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

兩橋北達之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

小河四周相通形蹟顯明第近多堙塞不復流貫耳乙

西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

翺闕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巖來賀仁壽

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資治通鑑曰時欲遂居江

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書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

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眾中

外疑懼乃手詔釋其所

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陶穀清異錄曰僞唐

賦臣褚仁規竊諱泰州刺史惡政不可縷舉有智只請

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鳥數千幅詣金陵黏貼乃上聞

詩曰多求囊白味蒼蒼兼取人間第一黃云云黃白隱

金銀字玉壺清話曰十月詠泰州刺史褚仁規仁規

廣陵人暴遷至廣陵監使凡爲監使治厲於刑民吏嚴

懼所部皆富於漁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

能給者仁規行視民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調事訖

償之路無逋負民亦無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招刻無

度率人私門驅掠婦女刑法橫溢會陳覺與之有隙密

暴其狀趙御史劾之主盡釋不問將東巡召爲瑄江軍

使督舟師爲從及還遂留之以罷其郡使書責其殘暴

仁規豪麤無術乘志上書頗肆抵忤幾無君臣之分下

其事委陳覺就泰州按鞠仁規聞往五月戊辰契丹使

按大懼之遂自收付大理數日賜死

來通鑑昇元五年四月唐遣通事舍人秋七月詔曰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使李建勳幸處台

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彝章其罷歸私第八月有

星孛於天市長數丈廣數尺七十日沒遣使振貸黃州
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振恤安集之
馬書是年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以
江州徐知證爲軍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
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爲
鎮海軍節度使十月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五
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
軍賈浩爲百勝軍節度使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畢閏月甲申
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盧延保來聘癸

巳閩使尙食使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建康實錄注曰

本名龍藏浦以秦始皇所鑿故名六朝夾淮立柵按秦
淮發源於華山漂水匯流入建康南唐築城始貫城山
東水門入合青谿水出西水門入於江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左

丞相太保宋齊正知尙書省事初齊正累求預政帝許

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尙書

省又求知兩省事許之資治通鑑曰宋齊王景遂判尙書

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以齊王知尙書省事其三省事

並取齊王璟參決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是年夏

四月唐人還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

敢與國人通婚久而男女自爲匹偶按唐烈祖受禪使

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名若惡楊氏滅之而已

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五代

史所載與紀年同五國故事曰李氏以海陵爲秦州

置永寧宮於州之門右遷讓皇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

爲刺史以專防護方輿紀勝曰永寧宮州廨是也僞

唐遷楊行密子孫於海陵號爲永陵宮嚴兵守之絕不

通人久之兒女自爲配偶及周世宗征淮南詔撫楊氏

子孫李景道人盡殲其族九域志曰秦州譙樓是楊行

密子孫所居舊址

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王罷爲鎮南節度

使資治通鑑曰齊王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

千緡齊王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王稱疾請

罷省事

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

從之

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駒大蝗

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寅焚或犯

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置牒秋八月甲申漢使

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馬書曰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玠嗣位七月庚寅

頒昇元刪定條資治通鑑曰唐主自為吳相與利除害變法甚多至是命法官及尙書刪定為

昇元條三十卷行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眾武人

用事德化墮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

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馬書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硬崛起大者帝小者

王不以兵戈勢利弗成不以殺戮威武不行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有意於息民者尙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

德化其宿學巨儒蔡民之政者堪巖之下往往有之彼

無路光亨而進以附樞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

間被堅執銳提戈斬賊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

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
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
錯之者然茲在疾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十二月閏使徐
可不務乎自今宜舉儒者以補不逮

弘續漢使滕紹英吳越使石武衛大將軍蔣蟠來賀仁

壽節

是歲六月晉主敬瑄死兄子重貴立仍稱天福年
號馬書是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

周鄴爲保信軍
節度使留後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

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

馬書載
遺詔曰

遜公遜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繼肅天
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

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謫祚於有德厥位艱哉玉壺
清話曰先是數載前一漁者持蓑笠綸竿擊短板唱漁

家傲其舌爲鳴根之聲以參之自號回同客入後疑爲
呂洞賓音韻悲涼煙波間聽者無厭唱曰二月江南山

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個魚兒無覓處風兼雨王龍
生甲歸天去人或與錢則擬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

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王龍生甲主果以甲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江南日大漸歲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又曰不可襲湯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覆亡苟能守吾言汝爲孝子百姓謂汝爲賢君矣江南海野帝生長兵間知民史曰殂日四方黔首皆涕泣輟食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將相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靡則裂前哲之境內賴以休息江南野史曰元龜討伐之議勿復關白境內賴以休息江南野史曰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常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盥月寢蓋不得已而爲之殷施青葛帷清異錄曰先主素儉殿殿燭不用脂蠟惟以烏曰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局

尺五云是楊氏馬
左右宮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

卽金陵治所爲宮惟加鳴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

故事曰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勵志勤儉金陵雖升爲
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鳴尾闌檻而已其餘女妓
音樂苑囿器玩
元宗爲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

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

間連年豐樂兵食盈溢羣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曰吾

少在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

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

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

之釣磯立談曰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空宋齊正

人背之虞劉我邊陲汗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不我用
今天實康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

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則一人各爲主其
心未離橫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自古之道朕
誓以爲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
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糴綺蓋車相望
於道焉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爲當自潭
越始烈祖不以爲是一旦召宋齊王馬延己等數人俱
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
爲腹背腹背莫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楊徐遺業撫有
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足無所縱
放毛遂云雖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
而四出焉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緒若墜冰谷跛人不忘起盲人不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
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爲士卒先者非有所
顧怯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
中以制四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翼不備不可以
遠舉旌麾臨闕不可以號勢口直賦不充不可以興師陛
撫封境之內拱己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
必從跬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徽并蛙跳梁人不堪
命錢璘君臣辱罵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斂下戶斃路
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地接壤
連風馬相及臣愚以爲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
不然士德中否日失其序懲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尙

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又
日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
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隨之及聞李密勸玄
感鼓行人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
近徐敬業起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
趨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
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本中國為辭卒然
犯之其名不祥閭士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而能下
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悍喜亂既平之後彌
煩孟軻謂齊人伐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
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
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鄰之歡結之以盟誼要之以
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為
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
必倍有如天啟通鑑日漢主遺使仁厚恭儉務在養民
下倡云資治通鑑日漢主遺使仁厚恭儉務在養民
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仁厚恭儉務在養民
有古賢王之風焉玉壺清話曰主自受代臺閣多俗吏
用簡易之政悉罷苛細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
漸至殘廢寢焉晚為方士所誤餌硫黃丹砂吐納陰修

之術忽驟怒居常最寬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詆然無他害羣有司案牘果多布德澤文武官則收斂顏色慙謝而從之既覺數屯多布德澤文武官則收斂顏色收斂不限資蔭孤露者營其婚葬幼未堪任及無嗣者出內帑以振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土之貴賤長幼卒無身後之患至金陵新志曰天咸二年九月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災五日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云宮衣無組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唐餘紀挽辭云初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於昇嘗謂人曰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於此至先主典郡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即郡侯是也徐溫心忌徙先主於潤因廣修廨署闢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先主受禪竟於此建都先生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金陵新志曰封亮為霸國先生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雖徒隸資治通鑑曰嘗使宦人祭廬山還勞之曰此行甚精潔資治通鑑曰嘗使宦人至今唐主日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蔽何云蔬食食宦者慙服徐鉉為江南錄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不以富貴自處身為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接兒

親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拜之晚年服金石藥性多躁
怒百司奏事必屬聲詞責羣臣或正色對事理明白必
敘容慰勉之旬日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
三覆三奏法文武亡殍子孫隨才敘用不限資蔭或營
其婚嫁幼未堪任與無嗣者內帑給之有親老者倍其
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全俸故士無貴賤悉
無身外憂資治通鑑曰或獻毒酒方於唐主無貴賤悉
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
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指民刻軍安得羨餘邪分遣
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閒稱其允平自是江淮
調兵興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又不以
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馬書曰嗚
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
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
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
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故晉以天
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深沈寬裕本於天性
紹之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略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
幸丁中原擾攘故數年閒有足觀者唐餘紀傳曰先
主以憲宗遺帛得國江左僅延一脈祖孫纔四十年而
宋滅之是殄唐祀者不獨朱溫也宋承周後以周為正
統故謂南唐與故朝族屬不明紹續非正斥為僭偽大

抵主於紹周立論如此疑未足憑也予少仍前書之文
略變綱目蜀漢繼統例自先主而下列爲國紀俾後之
追修前史者得有據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

夢谿筆談曰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咸否人物生法失官十

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
小詩自達其一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雨一家
寒魏公深贊之令纂太學石經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
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以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紀

咸光音釋曰馬令祖太學博士元康世家金陵

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間繼成南唐書三十
卷恢金陵人宋華州推官嘗纂太學石經博學強記咸

否人物能詩按南唐論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滁州
刺史王顏撰起天祐己丑止昇元癸卯烈祖實錄十三

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撰遠傳書未成卒焚
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六十卷宋太宗以徐鉉湯悅皆

唐舊臣命撰之江南別錄四卷宋陳彭年撰吳唐四主
傳也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並鄭文寶撰江南野

史二十卷宋龍衮撰凡八十四傳後王舉路陳彭年楊
億皆有書大槩皆不足以史稱而衮尤甚已上并馬胡

家凡十一書按馬令南唐書序云先祖元
康似元康爲其祖字後皆以爲令之字恐誤蘇丞相頌
得恢書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
歲月屬於時君秦莊襄王而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
史遷著於木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紀以是質之言紀
者不足以別正閏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
法者也蘇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
下皆爲紀而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南唐書注卷一